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生花夢

第一回 貢副使寬恩御變 康公子大義誅兇

詩曰：好事多磨最可憐，春風飄泊幾經年。
戎間且有生香地，世上偏留薄命天。
假到盡頭還白露，疑從險處更多緣。
毫端尚有餘恩在，他日新聲待續傳。

詞曰：

天與良緣成美眷，顛倒漂零，討的春風便。鐵石盟言終不變，黃塵塞草經磨煉。金革銷沉紅粉艷。百萬男兒，拜個多嬌倩。親擁貔貅經百戰，虎頭幻出佳人面。

右（上）調《蝶戀花》

這兩首詩詞，是道那全部小說的關鍵。大率婚姻一節，遲速險易，莫不有數。若月牘果裁，紅絲曾系，便流離險阻，顛倒錯亂，遲之歲月，隔之天涯，甚而身陷龍潭虎穴，勢分敵國寇仇，也畢竟宛宛轉轉，自然歸到個聚頭的去處。苟非天作之合，縱使男歡女愛，意密情堅，才貌門楣，各投所好，或千方百計，揮金購求，甚有父母之命即專，媒妁之言更合，歡歡喜喜，道是百年姻眷，誰知百輛迎門，恰好三星退舍，究竟事終伏變，對面天涯。所以人謀愈巧而愈拙，樂境愈遭而愈非，足見造物所施，往往出人意表。甚有一種極恬淡、極平易的人，其平日所為，皆性分中事，並無一點妄為之心與智巧之習，即以當聲色貨利之間，富貴顯榮之遇，一毫無動於衷，即以處患難生死之際，兵刃反側之餘，亦處之不驚，而安之無怨。這等纔是個有學問、有操守的丈夫。然而，世人各逞其智能，各矜其伎倆，莫不竊笑此種真丈夫為守老鴛鴦的人，如朽木腐草之不足數。然天道好沉默而惡聰明，愛寬厚而厭苛刻，故往往禍中得福，絕處逢生。至於遇合之間，婚姻之際，以及功名之數，雖艱難挫折，終有極妙的收成。那些弄尖酸、使巧計的，千謀百算，想碎心機，意謂巧奪天孫，智窮造化，誰知恰恰的轉與別人做便宜了。所以，在下今日造這部小說，原不專為取悅世人耳目，特與聰明人談銘理，與愚昧人說因果。但今稗官家往往爭奇競勝，寫影描空，採香艷於新聲，弄柔情於翰墨。詞仙情種，奇文竟是淫書；才子佳人，巧遇永成冤案。讀者不察其為子虛亡是之言，每每認為實事，爭相效學，豈不大誤人心，喪滅倫理！今日與看官們別開生面，演出件極新奇、極切實的故事，寓幻於俠，化淫為貞，使觀者耳目一快。然不必盡實，亦不必盡虛。虛而勝實，則流於荒唐；實而勝虛，則失於粘滯。何也？蓋筆非董狐，事多假借。譬如昔人事跡，豈無曖昧不倫？若竟為昔人護過，便似壽文墓志，挽述頌祝之諛文，而非勸懲警世之書了。豈非與昔人面目相去千里！若據事直書，則未免招後人怨尤，犯時事忌諱。惟是易其姓名，混其出處，雖行事儼然在目，似與昔人風馬無關。是轉將實境仍歸向泡影中去，不留些子掛礙，使色相皆空，但見天花亂墜耳。

待我如今先說件最切近的新聞，把來當個引喻。這節事不出前朝往代，卻在康熙九年庚戌之歲，蘇州吳江縣，離城數里，有個鄉鎮，叫做耿村，民房雖不算稠密，卻原有數百餘家。這村中有個輕薄少年，喚做魏二。父母單掙這個種兒，家內盡是溫飽。但這魏二生性乖滑，不肯務本去學那躬耕力穡的事，一味習於游蕩，博酒呼盧，與十來個惡少酌賭成群，窺探人家閨閣，奸犯人家婦女，惹事招非，久為鄉人所厭惡。年已十八九歲，父母見他不肯學好，也不曾打點與他成親。他卻雖沒有老婆，若論女色，倒也嘗過百十多次。

鄰居有個女兒，叫做殷勝姐，生來卻有四五分姿色，倒也不象個鄉間生長的，反是輕薄戲謔，裝腔做樣，見了人家俏麗後生，便眉來眼去，調引勾挑，雖是未出閨門的黃花女兒，早被村中那些狂蕩少年取樂個無忌憚最。就是魏二也時常有一手兒，心下想要娶他做老婆，便好長久受用。幾次在父母面前懇求，他父母知是個沒正氣的歪貨，執意不肯扳他。過不多時，那殷勝姐已許了近城一個開布店的許十一官。這許十一官為人卻忠厚誠懇，本分經紀，絕不務外。看官，你道那許十一官這樣一個好人，為何誤配了這淫物，天理如此報他？不知天意最巧，後來纔見造物的妙處。

卻說魏二，正值新年初三往城裏游玩了回來，祇因親眷人家留喫了些酒，天已抵暮，到家尚有半里多路。忽抬頭見一家門縫裏立著個極美麗的女子，年可十五六歲，生得異樣娉婷，天然秀媚，絕非鄉村物色。魏二見了，魂飛天半，暗想到：“我日逐在此經過，從不見有這樣個妙人兒，今日怎忽然遇此？我若得這樣一頭親事，便千足萬足了。祇不知是那一家？”此時新年光景，家家閉戶，一時辨不出。走過了幾家，覆身轉來，仔細一瞧，纔認得是訓蒙顧先生的女兒顧一姐。他雖是寒素人家，卻規矩最重，平日問絕不輕易到門首盼望，祇因這日，父親也同幾個朋友到城中寺院裏游玩去了。一姐因同母親在門首閑瞧片時，不想被魏二一眼看定，偷油本相都露出來。

母女二人見魏二贏奸賣俏，忙忙的把門關上，往裏頭去了。魏二沒法，祇得回家。日夜摹擬，茶飯也無心去喫，想得痴痴呆呆的，終日坐著嘆氣。父母見他這樣光景，再三盤問。魏二正要發泄，遂把正月初三見了顧一姐的說話從頭說了，又道：“爹娘若不娶這一位好女兒與我做親，我就跳到太湖裏死了。”父母是獨養兒子，未免溺愛，轉寬慰他道：“兒啊，你年紀長成，做爺娘的巴不得娶房好媳婦，明日就央媒人到顧家去說便了。”魏二听了這話，喜得心花頓開，連夜自到媒人家裏，叮囑一番，又許他另外相謝。

次日媒人將命而往，顧先生夫婦但知魏家殷實，卻不曉得魏二是個浪子。顧先生終是斯文誠懇的人，也不到鄰裏訪問，竟自允了。魏二千歡萬喜，準備納彩行聘，一一從厚，顧家落後纔知魏二無籍，然已懊悔不及，無可奈何。

不料是年恰值水荒，二月間雷雨連綿，直至五六月尚不肯晴，不但春熟全壞，無論高低田畝俱一望汪洋，並土岸疆界俱沒在水中三四尺了，沿河人家，船都撐到家裏。魏二不管年歲凶荒，卻苦苦催父母畢姻。父母拗他不過，祇得揀了六月十二迎娶過門。恰好鄰居的殷勝姐，也是這夜許家來娶親。

那魏二巴到黃昏時分，發轎起身，花燈鼓樂，迎到自家門首。你道奇也不奇，魏二在花燭之下，正待交拜行禮，忽听外面呼喇一聲響亮，如天崩地塌一般，四下喊聲大震。你道為何，原來是夜疾風暴雨，太湖水決，從半空中沖涌而來。霎時間，耿村數百餘戶，盡淹在波濤中去，可憐萬千生命，唯類無遺，廬舍什物，盡皆漂散。轉眼間，屍橫遍野，鬼哭人號，民間所厝靈柩，俱順水而下。有時事詩六首，備載於此。

其一：

水沸吳天路正窮，荒城禾黍吼秋風。
尸橫野草青磷遍，柩涌奔濤白骨同。
人劫可憐千頃盡，救荒無策萬家空。
傷心四境真蒿目，落日千山有斷蓬。

其二：

荒村煙火失林皋，耒耜無煩胼胝勞。
盛世不聞天雨血，江城今見地生毛。
追呼已暫寬民隱，蠲賑猶難逮爾曹。
草野幸能逢聖主，侵漁早已戢奸豪。

其三：

流離轉徙又難堪，時事艱危豈易談。
江漢水光連畝澮，閭閻菜色滿東南。
塵生甌釜虛炊汲，泥漲堤塘絕荷擔。
最是上官憐歲歉，郇庖久已謝肥甘。

其四：

循良輾轉恤民艱，勘畝親行絕弊端。
白日饑民哀孔道，夜深疫鬼哭郊壇。
移民移粟今猶病，多黍多畬昔尚難。
縱使恫瘝能群慮，瘡痍寧遽起凋殘。

其五：

賣兒乞食遍街坊，目擊無依犬可傷。
少府金錢頒賑濟，太倉玉粒咸輸將。
轉移溝壑誠何忍，迫脅萑苻豈易商。
欲繪流民圖進告，太平天子正當陽。

其六：

回天無術點金難，此日三吳正倒懸。
雞犬蕭條應有淚，蒼生憔悴欲無煙。
江淮遍下推荒令，郡邑分輸賑粥錢。
料得災民能就食，一時遐邇盡喧闐。

其時魏二及鄰居殷勝姐，俱逃不出劫數中了。惟顧先生夫婦終是讀書人有主意，一聞水決，各各奔出戶外，大家抱著一扇板門，及至水來，任其東打西漂，卻不傷性命。是夜，許十一官老早準備下鄉迎親，直至更餘尚不回來，心下著疑。正走出門，從橋上一望，祇見水光浩渺，哭聲隱隱，喫了一驚，知是水決，反立定主意，呼喚救人，一時間驚動了準千準萬的人，大家撈搶東西，那裏肯救人性命。許十一官祇得自己跑下橋來，跳在一隻船頭上，兩手攙人。不多時，扶救了四五十人，又一把攙去，卻是個少年女子，不好也撇他在岸上，反叫人領到家裏。自己又撈了三四十人，方纔回來。

叫丫頭拿乾衣服與這女人換了，見美麗非常，細細問他來歷，你道這女子是誰，原來就是顧一姐。許十一官聽說是好人家，待之以禮。顧一姐便懇求許十一官訪尋他父母，並魏家消息。正好許家娶親人會水性的奔了回來，報說殷家俱已漂去。至第二日早晨，水勢已平，訪知殷勝姐已死，許十一官痛哭了一場，又出去問問顧家下落，恰好正問著了顧先生，就是他昨夜救起來的，在岸頭哭了一夜，不知妻子與女兒死活。

次早，見許十一官問他，便道：“兄如何問及小弟？”許十一官道：“昨夜小子撈救多人，不道老伯亦自在數。令愛也曾撈著，現在舍下調養哩。”顧先生听了，十分感謝，正待同他到家，祇見一個婦人哭來，顧先生一看，認得是妻子，連忙攙住，說：“女兒已在此了。”大家到許家來，許十一官作了揖，顧先生向妻子道：“這位官人救我父女性命，是大恩人了。”因請出女兒來相聚，夫婦感謝不已。顧先生要去問魏家消息，妻子含淚道：“不要問了。我方纔親眼見魏家郎君已死，屍骸尚在岸旁。”顧先生好不悲痛。許十一官轉安慰了他幾句，也備說昨晚娶親，殷家女兒淹死之故。那顧先生忽想一想道：“我女婿遭此不幸，兄又喪了佳偶，似屬天意。若不相棄，願將小女作配吾兄，少報相救之德。”許十一官尚欲遜謝，幸諸親百眷尚未散去，俱齊聲道好。就趁這日，花燭酒筵色色完備，揀個上吉辰辰，配合百年姻眷。夫妻恩愛自不必說，顧先生夫婦就依傍在許十一官身邊過活。

祇因魏、殷二人淫蕩不檢，並作波濤之鬼；顧、許兩家仁厚有德，反成伉儷之緣。有隻《黃鶯兒》道：

半載兩連綿，遍滄桑，斷火煙。災民疫鬼真淒慘。饑荒眼前，啼號耳邊，更兼沖決人流散。仗天天，一番顛倒，成就了好姻緣。

話說先朝世宗年間，湖廣黃岡縣有個鄉紳，姓賈，名鳳來，字鳴岐少年科甲，初任陝西西安府推官，聲名正直，行取貴州道監察御史，尋升浙江金衢道僉事，任滿，又升山西驛鹽道副使，歷任多年，告病回籍。父親也是甲科，官至太僕寺少卿。這賈鳴岐家中雖不甚富，產業也還豐厚。夫人劉氏生有一子一女。那兒子年已十五歲，取名賈鑾聲，字玉聞，聘了本城一個孝廉秦吉氏的女兒為妻，為人躁劣，不喜讀書，日與匪類為伍，倚勢裝憨。雖家有嚴父，館有名師，祇虛應故事，可惜一個貴公子竟做了個無字之碑。父親屢屢規訓，總不在意，反為母氏溺愛，越發管他不住了。偏是他妹子年方十二歲，卻聰慧非凡，五經書史，過目成誦，至於吟詩作賦之外，一切琴棋書畫，事事精通，至若針黹女紅，隨你描鸞刺繡，織錦回文，都不學而能，若論容顏態度，婉麗秀雅，則又超出脂粉，另具天姿，於是才女之名遂傾動一邑。父母愛之，就如掌上明珠，也不就草率與他諾配，雖求者盈門，卻概為拒絕。賈鳴岐為人，且謹謹好善，待人以恕，處己以和。親戚有伶仃困抑者，必出粟贍養，鄉黨之饑寒老疾者，皆盡力賑濟。凡民間興利除害，或鄉蠹殃民、冤屈無辜的事，他便不避險惡，不邀名譽，極力請於當事，必除之而後已。至於好施廣愛，惜字戒殺，本分中應行的好事，都不遺餘力，毅然肯為，絕無驕矜之色。

一日，除夕，偶然到門首閑步，卻見一人，身穿著件不青不白、準千補丁的衲襖，頭上戴頂爛氈帽兒，手叉著腰，在大門首一雙眼骨碌碌望裏頭張探。看見賈鳴岐將出來，便閃了開去。賈鳴岐初不在意，祇見那人又走攏來，倚在別人家門柱上，冷眼瞧著賈鳴岐。賈鳴岐也仔細把他一看，見此人面帶饑寒之色，雙眉不展，若有所求而不得之狀。賈鳴岐還認是尋他家裏人討東西的，不料那人見賈鳴岐看他，反倉皇驚遽，掩面而走。賈鳴岐見如此光景，知是窮迫無措的人，卻可憐他，正待喚他過來問問，動了個周濟他的念頭，反因其慌張而去轉生疑惑。正待叫家人去喚他轉來，忽遇一個熟識朋友走過，見賈鳴岐在門首，連忙作下揖去，說了許多寒溫，一拱而別。賈鳴岐再待看那窮人，已是不見影了。及快快的轉身進去，暗想：“那人若饑寒求乞，怎見我並不啟齒？若問家中人討帳，為何見我瞧他，反赧頰而遁？”再也解說不出。正是：

爾即有心，彼非無意。

轉眼之間，一場把戲。

原來那人就住在賈家左近不遠，一箭之路，叫做俞四。祇因生平好飲好賭，少時原有幾分膂力，替人挑負貨物，倒也趁錢。但是趁得來就往賭場中一光，或同幾個弟兄大酒大肉喫個杯盤狼藉。到四十來歲，生意也漸漸衰薄了，兒女又多起來，祇得借些重債，販販魚兒，挑到市裏，賣幾分度日。誰知食口眾多，連本都喫盡了。不幾年間，利上還利，房租債負，堆積無償，兒女啼饑號寒，難以過日。時常撞到街坊，向背人眼目的去處，每每做些不問而取的勾當。做得手滑，漸漸膽大起來，曉得賈家殷富，思量要替他出脫些兒。悄悄挨到門口瞧瞧，算計夜來的路數，正好門上無人，一步步挨進廳後，竊探了些時，祇見有個小廝走出來，見俞四張頭望腦，便問道：“你找那一個？這裏是內宅了，怎麼直走進來？”俞四含糊應道：“我做小生意的，因過年沒有柴米，將幾件衣服兒，要尋位大叔們當幾百錢用。”那小廝道：“既是這等，到外頭去。”俞四祇得縮了出來。裏邊的路徑已是熟悉，仍到大門口，先看個入門藏身之地，看來看去，都不妥貼。正在觀看，忽見賈鳴岐走出來，已自心慌，落後又見賈鳴岐一眼瞧他，賊人心虛，卻不知是矜憐他的美意，祇道看破了他的行止，故此走了來家。

到得天黑，方去幹事。竊見四顧無人，閃身入內，茶廳上見有個絕大的進士匾額，便想此處可以容身，就在遮堂上爬了上去，

伏在齋匾後面。哪知貢鳴岐日間見了這人，心下終是疑疑惑惑，恐怕有小人起念。喫過夜宵，方待關門，自己卻步到廳上，叫家人點了火把各處巡照，一路鬧將出來，俞四在齋匾裏正摹擬挖門的妙技，忽聽裏面一片聲響，說是搜賊，漸漸走出茶廳，燈火照耀如同白日。那俞四終久不是慣家，直嚇得冷汗淋身，祇察察不住的抖，反因慌張太過，在齋匾裏響動起來。家人大叫道：“齋匾內有賊！”俞四听了這一聲，嚇得魂飛膽落，一交跌了下來。眾人一齊上前拿住，縛的縛，打的打，鬧做一團。轉是貢鳴岐喝住道：“且不許亂打！”眾人遂不敢動手。俞四听见主人解救，連忙上前，磕頭哀告。貢鳴岐問道：“你實是那等人？為何不學好，做這犯法的事？”俞四哭訴道：“小人雖然下愚，豈不要性命！祇因窮到極處，債負如山，老婆兒女，饑寒絕命。自想：不做賊，必然餓死，做了賊，必遭官刑，然幸而不敗，尚是一條生路。故千思萬算，必不得已，起了個貪財舍命的念頭。不合誤入老爺府中，罪已該死，求老爺大開側隱，務念小人貧窮所致。今日縱打死小人，亦不為過，但一家數口必填溝壑。倘老爺憐宥小人一命，則數口俱生，是老爺莫大陰功了。”貢鳴岐听到此處，轉覺心酸起來，便問他住在那裏，俞四道：“小人就住在老爺鄰近。”貢鳴岐道：“你姓甚麼？家中幾個人口？”俞四道：“小人姓俞，家中妻兒子女，還有個七十歲的母親，共是七口。”貢鳴岐點點頭道：“你這個人多應不會算計。致有今日。假如住在鄰比，這般貧窮，便該到我家來，把實情相告，我便周濟你些，也不到如此落寞，轉輕舉妄動，做這辱沒祖宗的勾當。今日幸在我家敗露，若在別家做出來，就經官動府，可不壞了一生的品行，面目藏在何處？今日是個除夕，明早便是新年，諒你沒有措處。”因回頭向家人道：“你可進去，取五斗米、兩籠松柴、一壇酒、一方肉，並取十兩銀子出來。”家人領命。不多時，取到廳前。

貢鳴岐向俞四道：“這幾件東西你拿回去，且過了年。將這十兩銀子，有萬不可緩的債負還了幾兩，剩些兒，過了初五，做些小買賣也可度日。切不要浪費，負了我一點熱腸。”俞四听说不但處置他，轉與他許多銀米食物，喜出望外，連連磕著道：“多蒙老爺如此恩德，真是天高地厚。小人回去，當日夜焚香禮拜，祝願老爺代代公侯。”貢鳴岐道：“不消謝我，你去罷。”俞四又磕了幾個頭，方纔接了銀子。貢鳴岐轉喚個粗使人，相幫他搬了食物回去。那些家人見家主把個賊來這等厚待，多有不平之意。貢鳴岐開諭道：“這人雖然做賊，尚未偷我東西，又無贓據，且是饑寒虛耗的人，一打便死，雖做不得人命，卻結下個怨鬼，與我有何冤仇？於我有何益處？我與他些東西，不但活他一門，且掩飾他終身之恥，你們切不可在外邊聲揚此事，萬一旁人曉得，使他做人不成。有人張揚的，重責三十板逐出。”眾人方不言語。正是：

一著饒人禍便消，況兼施惠更恩高。

若然此刻行殘刻，安得他年效薄勞。

俞四既得了命，反又拿了許多東西回來，與家中說知此事，無不感激讚嘆道：“不想世間有這等好人，祇是無可報答。”大家歡天喜地過了新年。俞四不敢忘貢鳴岐囑咐之言，便學好起來，再也不去喫酒賭錢了。因想熟路好走，仍舊販魚米賣。卻日日挑到貢家門首，欲待每次送他一兩尾魚兒，少盡恩意。誰知貢鳴岐日逐秤了魚，價值七八分的，倒與他一錢，再也不討便宜。俞四甚是過意不去，自此收心本分，盡可度日。外人絕不曉得他有這一番話罷。

過了年餘，貢鳴岐奉詔起用，升任山東觀察使，免不得攜家赴任，收拾行裝，差撥僕從，忙亂了月餘。終到布政司起了勘合，討下夫船。揀選上吉日子，別過諸親百眷，這日起身出城，大排儀仗，合城紳士，餞送旗亭，好不榮耀。

逢州過縣，自有驛遞夫馬，支撥應用，官府出郭相迎，一路風光華美。因要買辦些綢緞動用之物，反紆道到了蘇州，然後上鎮江，竟在西門外京口驛住了船。

貢鳴岐正坐在船艙裏，忽听得外邊一片喧嚷逼近船旁。貢鳴岐正欲到外邊看看風景，便慢慢的踱到船頭上。祇見岸上準千準萬的人蜂擁在一處，听见旁邊人道：“奇怪！青天白日在禁城地面殺了人。”又有人道：“祇是這樣一個斯文少年，怎膽力恁般豪壯！”又有的道：“听他聲音又不是本地人，與他有甚冤仇，值得拼生仗義？”眾人議論，紛紛不一。貢鳴岐听见說話蹊蹺，便叫打了扶手，隨著三四個家人躡上岸來，擠進人叢裏去。眾人看見貢鳴岐氣概昂然，定是河下官宦，連忙都讓開條路。貢鳴岐挨進裏頭，祇見許多穿青漢子圍著一個俊秀少年，不上十三四歲，短發齊眉，身穿儒服，卻面如冠玉，一表非凡，象個貴家子弟，一把小匕首，鮮血淋淋的擲在地下。祇見那少年神色不變，朝著眾人侃侃的說道：“這廝與我雖無仇怨，然被仇怨者正復不少。若提起那廝生平過惡，奪人妻女，奸人幼稚，白佔田產，教唆詞訟，小則傾家，大則滅門。以至結納打降，霸截市肆，甚而兄妹鴉奔，子母磨聚，人倫已絕，良心盡亡，乃蛇虺橫行，而雷霆失震，即如婁仲宣一門被害，誰不慘目寒心！我雖系路人，無關利害，然堂堂六尺，見義不為，是為無勇，因明目張膽，殛此窮兇。知有綱常，而不知有禍害，雖殺身亦無所悔。今列位在此，祇不過要我抵命，這卻何難！我是烈性男子，不消你們舉動，我自到府堂上認罪便了。”說罷自走，那些穿青大漢俱一擁而去。貢鳴岐一一听了，大加驚訝道：“少年中有此俊傑，不免問個詳細。”便令兩個家人去請那位小相公轉來。家人忙趕上去，方將入城，便扯定那少年道：“相公慢走，我家老爺請你去哩。”眾人听了，大嚷道：“那裏來的野蠻，敢要搶劫我重犯？”那家人啐道：“背時的狗囚！山東按察司老爺要問這相公說話，你敢恃強？”眾人見說是大來頭，便不敢撒野，反轉口道：“去便去，祇是就要交還我人的呢。”家人道：“不交還你，我們帶了去不成？”眾人一齊跟著，又再三叮囑不要走失了，家人道：“你一發說的好笑。走失也少不得從岸上來，你們準百雙眼睛看著，難道會水底下鑽了去！”大家走到驛前，眾人緊緊守定船旁。此時貢鳴岐尚立在船頭上，一見那少年，便攙著手往船艙裏去了。未知那少年是何人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